

聚龙湖

吴洪昌



岁月深处的故乡水脉

□周晓斌

我的故乡,安睡在苏北平原的褶皱里。老屋的青砖黛瓦,就静静地依偎在射阳新坍镇靠渔湾大塘的臂弯中。每当晨雾如轻纱般掠过水面,或是傍晚的芦苇荡在晚风中沙沙作响,我总能听见岁月深处传来的悠长叹息。这口大塘,不仅是我童年记忆中无法抹去的水色,更是这片土地上承载着百年沧桑与无数悲欢的厚重史书。

靠渔湾大塘的诞生,本身就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自然史诗。据史料记载,清同治四年(1865年),洪泽湖决堤后的洪水倾泻而下,在靠渔湾处冲击出了最初面积达百亩的大塘。自那以后,这口大塘便成了当地人心中的“无底”名片。百余年时光流转,塘面虽因自然淤积和人为活动缩至六十来亩,但它的水位却仿佛被拧紧了阀门——旱天不掉,涝季不漫。

大塘的神秘,孕育了无数口耳相传的传奇故事。老人们说,这大塘底下有一条隐秘的水脉直通东海,而镇守这扇“海门”的,是一只老鼋。无论外界是狂风骤雨还是赤地千里,老鼋都会用它的法力将水位死死把控,护佑着一方水土的安宁。更有传说称,这大塘掘地便可涌泉,因此塘水自带一种悲悯的“仙气”。这些神话与传说,像钉子一样把大塘的神秘牢牢钉在地图上,让每一个路过的人都不敢轻视这片平静的水面。

然而,真正让靠渔湾大塘轰动大半个中国的,是20世纪那场席卷全国的“仙水”狂潮。起初只是几个患有顽固皮肤病的村民,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下塘清洗,没想到几天后竟奇迹般地好转了。这消息如同长了翅膀,借着风传遍了千家万户。很快,无数被病痛折磨、陷入绝望的人们,像潮水般涌向这个苏北小镇。那时的靠渔湾,人声鼎沸,码头边灌满塘水的瓶子堆得像小山一样高。为了平息

这场狂热,县里甚至派出了辟谣队守在塘边,但老百姓把最后一点对生的期盼押在了水里,谁又舍得轻易丢弃?在那段疯狂的日子里,大塘周围上百亩的好庄稼被取水的人群踏为平地,而大塘,只是静静地承受着这一切,水面波澜不惊,仿佛世间的疯狂都与它无关。

随着时代的进步,科学的微光终于照进了这口神秘的古塘。人们不再仅仅依靠传说去揣测它的脾性,而是用仪器去测量它的深度,用试管去分析它的成分。当省里的专家带着设备来到大塘边时,96.3米的探测深度让记录员难以置信,复测了三遍;而当南京大学实验室的化验单出炉时,更是让所有人惊叹不已——大塘水中竟然含有19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。原来,那些被乡民们奉为“仙水”,并非虚无缥缈的仙家法术,而是大自然历经亿万地质运动,在地下岩层中精心酿造的矿物甘泉。

岁月悠悠,当年的狂热早已随风散去,靠渔湾大塘又重归原本的宁静。偶尔有外地人开着车悄悄赶来,提个塑料桶灌点水带走,他们不再高呼“仙水”,只是带着对这片古老水域的朴素信赖。

故乡的老屋,因为依偎着大塘,便有了根;大塘因为承载着故乡的记忆,便有了魂。它不声不响,却什么都记得。它用那富含矿物质的甘泉,滋养了一代又一代靠渔湾人的身体;又用那深不见底的传说,抚慰了一代又一代苏北儿女的心灵。

微风拂过,芦苇荡里再次响起沙沙的声响,仿佛大塘在告诉每一个归来的游子:别小看任何一处平静的水面,那底下,可能藏着整个平原的秘密,也藏着我们永远无法割舍的、关于故乡的最深沉的眷恋。在这片被岁月洗礼过的土地上,大塘的水脉,早已与我们的血脉融为一体,生生不息,绵延不绝。

逐梦超算

□尤艺茗

“灵晟登顶了!”这是继华为半导体新定律发布后,中国告诉世界的又一喜讯。

激动之余,我的思绪也在人工智能的世界神游起来:微风轻柔地抚过脸颊,眼前的世界异常安静。我作为华为“韬定律”研发团队核心专项组“莫邪”的一员,此刻候在会场,等待国际电路系统研讨会的召开。

前些日子的研究太过耗费心神,我疲惫地合上眼,想趁人员未齐的空隙小憩一会儿。

“我们向美国购买了一台超级计算机!”年轻的声音雀跃又陌生,我茫然地睁开眼,面前是个陌生的青年,他热情洋溢,戴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才会有的宽厚黑框眼镜。

我揉了揉眼睛:“你是?”我的声音怎么如此陌生,我自己也吓了一跳。

“你怎么了?我是小李啊!”那青年朝我挥挥手,继续说道,“咱们不是在石油勘探和矿产开发上要用计算机运算吗?刚从美国高价买回一台,以后的工作将轻松多了!”

眼前的小李正兴奋地调试着一台老旧收音机,高兴得像要过年。一阵噪音过后,收音机开始播报新闻:“今天是1983年2月……”

1983年?我大吃一惊,我的神思竟穿越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!

突然,一个外国人站到我们面前,他昂着下巴,用冰冷的语调说着英文,趾高气扬地提出要求:“这台超级计算机必须被锁在玻璃房子里,只有我能进,计算机由我来操作,你们只能等着,不准进入房内。”

小李愤怒地攥紧双拳:“凭什么不让我们使用?这台计算机是我们高价买回的……”

随着一声冷笑,那个外国人消失了。这时,我的眼前出现一位双鬓雪白的老人,他眼中闪着奇异的光芒,语气铿锵地对我们说:“同志们,我慈云桂今日在此立下誓言,必将带领你们研发出中国人自己的超

级计算机!美国对我们进行技术封锁,你们服气吗?不服气!可我们不能光发泄不满的情绪,我们要把这不满化作自力更生的底气,拿出真本事,让他们瞧瞧!”

我向左右望去,映入眼帘的是一双双坚毅的眸子,形状不尽相同,却都闪烁着同样明亮的光芒……

六年的时光,如云烟般飞速掠去,我的耳边传来不间断的欢呼声:“我们做到了!属于我们的‘银河’系列,运算速度达到每秒1亿次!”

而这并没有让大家自满,很快,另一双年轻的手稳妥地接过计算机研发的重担,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新的突破。

而我则通过一代代研究人员的眼睛,看着中国超级计算机从“银河”走向千万亿次每秒的“天河”,看着天河系列在一双双或年轻或沧桑却同样坚定的手下发展为“神威”系列。再后来,我国研发出灵晟超级计算机,每秒运算219.8亿亿次,是世界上算力最强的计算机。

“小池?醒醒!”我再次掀开沉重的眼皮,眼前不再是那个目光炯炯的青年小李,而是我同在“莫邪”的同事,他有些担心地看着我:“怎么在这里睡着了?是这几天太累了吗?研讨会马上就要开始了。”

我怔了怔,脑海中闪过更新迭代的计算机梦境,这才柔声回答:“嗯……是有些累了。”

我们团队的总指挥在一片掌声中走上台,平静又自信地讲述着半导体领域发展新定律,以“时间缩微”替代“几何缩微”,通过逻辑折叠技术实现晶体管密度与系统性能的新突破。

两颊一片冰凉,我伸手抹去眼角的泪水,朦胧中望见前人的身影。正是国人将不满的情绪转化为不自满的动力,以勇气和担当,让我泱泱中华在计算机领域从一无所有到逐渐拥有,由世界跟跑到世界并跑再实现世界领跑,立于计算机尖高精技术的时代之巅。